

史通通釋

冊三

卷之六

七

史通通釋卷六

內篇

言語

第二十一○謂口說之語若方言之類載在史中者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

詞專對古之所重也

釋

起以言貴修飾反振篇意

夫上古之世人

惟朴略言語難曉訓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

深考文則詞艱而義釋若尚書載伊尹之一作立訓臯

陶之

一作矢

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也

釋

三古時口語一層

周監

於一字多

二代郁郁乎文大行人尤重詞命語微

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成十

子產獻捷

襄二

臧孫諫君納鼎

桓二

魏絳對戮楊干襄三

是也

釋

春秋時口語一層

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

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

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

相秦

穰侯太后

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

連言天下士為

亂釋

戰國時口語一層○此三層為言語舉似其類

世假章札

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

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

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業遂廢矣

釋數語總挈自漢

及隋變口陳為筆達矣

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

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

此下必有闕文蓋此二句所謂

忠言可稱者宜有繳句而其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

答虞使此

一作

之小辯曾何足云

二句單繳酬吳客虞也

是以

歷選載言

而一字多

布諸方冊自漢已下

謂兩漢之後

無足觀

焉

東上言雖或間載口語尋夫戰國已前其

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由

舊

體質素美何

以覈諸至如鶉賁鸚鵡童豎之謠也山木輔車時俗

之諺也皤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

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况乎束帶立朝之

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識舊作者者哉則知時人出言史

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其字無梗槩者也釋

此節雖專舉左文卻是統證首幅用以形起後史所載口語皆由倩飾也夫三傳之說既

不習襲作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吐

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

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効昔人示其稽

古是以好正明者則偏摸與摹同一作模左傳愛子長者則

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

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

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松之字世期唐諱世作少譏孫盛錄

曹公平素之語而全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

而事殊乖越者矣釋此節正遞到後史載然自晉字

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爲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

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

忘經籍原注若梁史載高祖在圍中見蕭正德而謂

等見殺謂其次方諸曰不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

釋北此處南其於中國謂北朝也則不然何者於斯時也

先王桑梓翦爲蠻貊被髮左衽充物神州其中辯若

駒支哀十四注學如郟子昭十七注有時而遇不可

多得而彥鸞崔鴻修僞國諸史收魏弘撰魏周二舊

二書必諱舊作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崔如

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

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北涼乞伏西秦儒

雅比於元封

漢武

拓跋

元魏

宇文

北周

德音

同於正始

魏文

元華而失實過莫大焉

釋

自北魏起側注北朝諸史
揜其國語文以古辭失實

較多乃是唯王宋著書敘元高時事
齊志宋孝王關

俗傳抗詞正筆務存直道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

之學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

此而推過史臣猶鑑

形當有

者見嫫姆多媿而歸罪於

明鏡也

釋

此與下節箴貶時
論皆貼北史說

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

衆作周史爲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

以枉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

原注

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
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又曰獾獾頭團團樂河中狗

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數其罪二十諸如
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爲其事非雅略而不載賴

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
傳於北齊因而埋沒者蓋亦多矣是則董狐南

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矣

釋

上節謂王
宋記言得

實則罪之本節謂周史記言失真近有燉煌張太素則賞之時情惡質好華類如此也

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負史才郎著孝德傳張著

隋後略凡所撰今訛作語皆依倣舊辭若選言可以

効古而書其難此二字一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所

棄可勝紀哉釋此舉近時著述棄今語倣舊之難反蓋江芊

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廢汝而立臧左傳漢王怒

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史記留侯世家單固謂楊康曰老

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

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脣吻傳諸

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役夫豎儒不失清雅而下

之兩句老奴寧馨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

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

驚其質夫天地長久二本倒字一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

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効昔言不其惑乎苟記言一作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

秋之俗戰國之風巨一作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其一作

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釋此節推

坐病由於矜遠謬近遂至取贗遺真是欲使天地無古今矣豈不謬哉蓋善為政者不

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

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於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

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釋末節正告之

按元人採遺山史藁撰金源史特載國語解一冊

謂其有古人尚質之風不可文也其得子元氏之

意者歟子元於拓跋六渾黑獺諸史屢惜其遺落

國語掩覆本色自此篇始。裴松之有言凡記言

之體當使若出其口辭勝而無實君子所不取也

此語可概此下諸篇。夢溪筆談載慶歷中河北大水有公事使臣到闕仁宗召問水災何如對曰懷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嘿然既退詔閣門今後武臣奏事並須直說讀此因觸及之不覺失笑北平云信史務在紀實語從其實史法也

弄丸飛鉗

文心論說篇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尹知章鬼谷子有飛鉗篇蘇秦張儀受捭闔

子術

又受轉丸肱篋三章按弄丸兼用莊子市南宜僚事鬼谷子有飛鉗篇

折檻

漢書本傳朱雲字游成帝時雲上書求見公卿在雲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

人以厲

其下雲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免冠

叩頭

爭上意解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埋輪

後漢張皓傳子綱字文紀為御史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

其車輪

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書御京師震悚

秦宓酬吳客

蜀志本傳秦宓遣使張溫來聘左中郎將

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入溫

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天有處高而聽卑詩曰鶴鳴于

九臯聲聞于天乎宓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曰鶴鳴于

艱難以知之子不猶曰溫曰天有姓劉溫曰宓曰有姓劉溫曰

何以知之子不猶曰溫曰天有姓劉溫曰宓曰有姓劉溫曰

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

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

王融答虞使

南齊本傳王融字元長上使兼主客

王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秦西冀北實多駿驥所獻

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所獻

良馬乃駑駘不若將旦旦不信誓有地融曰周穆馬

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習土而遷

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不能答而遷

鶉賁

左傳僖五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中成軍

號公

振取號之旂鶉賁之賁賁天策燉燉火中成軍

鸛鵒

左昭二十五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馬

鸛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野往饋之馬

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

山木左隱十一周諺有之曰山有木

輔車左僂五諺所謂輔車相依唇

皤腹左文四睥其目皤其腹棄甲

原田左僂二十八聽與人之誦曰

混沌莊子天地篇子貢鑿隧而入於楚過漢陰見一丈

爲機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爲圃於此鑿木

而笑曰吾聞之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

子知其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按渾沌其一

裴譏孫盛魏劉備人紀注孫盛魏氏春秋云客諸將曰

孫盛製書多用左氏以勵志而用夫之差分死何言

尤非

中國談苑雍熙中校九經杜鎬述貞觀勅云經籍

微按唐初語稱中胡之亂學士多南遷中國經術浸

漢魏間世說識鑒裴晉謂劉備使居中國能亂人

〔又容止注〕明帝得吳降人問江

楊由聽雀〔後漢〕大方術傳〔楊〕由成都人爲郡文學掾

由〔非〕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按〕郭評云〔楊〕由占

禽〔占〕之術〔未〕有〔不〕以〔鳴〕聲爲〔占〕者〔范〕

史〔書〕集〔不〕書〔鳴〕有〔不〕文〔耳〕聽〔字〕無〔害〕范

介葛聞牛〔左〕僖〔二〕十九〔九〕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

張太素〔唐〕書〔張〕公〔瑾〕傳〔千〕太〔素〕龍〔朔〕中〔東〕臺〔舍〕人

齊〔書〕張〔氏〕家〔傳〕二〔十〕卷〔三〕十二〔卷〕見〔史〕官〔建〕置〔十〕卷

郎餘令〔唐〕儒〔學〕傳〔郎〕餘〔令〕授〔霍〕王〔元〕軌〔府〕參〔二〕軍事

皆〔入〕府〔不〕意〔培〕樓〔而〕松〔柏〕爲〔林〕餘〔令〕以〔梁〕元

單固楊康〔魏〕志〔王〕陵〔傳〕注〔魏〕略〔曰〕狐〔山〕楊〔單〕固〔字〕恭

與〔從〕事〔楊〕康〔並〕爲〔腹〕心〔後〕愚〔與〕王〔陵〕通〔謀〕康〔固〕知

其〔事〕邪〔令〕狐〔及〕乎〔固〕故〔云〕無〔有〕康〔與〕固〔對〕相〔詰〕乃

又〔楊〕康〔自〕以〔老〕庸〔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沙〔當〕活〔耶〕初

樂廣衛玠

晉書樂廣傳廣字彥輔與王衍俱宅心

傳玠字叔寶風神秀異妻父即樂廣也時謂婦公

冰清女婿王潤按二傳俱無寧馨兒語其語今見

老衍傳衍總角造山濤濤嗟歎目而送之曰何物

能亨亦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疊疊不窮必有徐音

言音在語前故當

誤足句為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

徐音

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

足句

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

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敘事亦有時類此

釋

首借文句起止助字

引出史之浮詞蓋用詩家比興體也

故將述晉靈公厚斂雕牆則且以

不君為稱

宣

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

目所謂說事之端也

此端

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

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僖二

載匈奴為偶人象邳都

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史記酷所謂論事

之助也此猶釋二層所引似於語前語後各有昔尼

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舊作用不刊而史傳

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

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

釋此段領下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去聲

前語加字不愜一作快非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釋

以發言加字二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無恤最

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鄰國

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

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史通每多焉得謂之賢

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案賢者處世夷險若一

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誤作傳曰知進退

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

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逆上一作名隸惡徒周身之

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為才略則可矣

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釋以此二事為語前失中之

浮詞不倫又云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

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

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

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

云不能絕乎釋亦此一事為語後不愜之證而所言

節雖以證前其實可削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

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釋此五句束今之記事也則

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

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原注李百藥齊書序

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
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
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故為榮傳多
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按北齊書暢財賄故為榮傳多
傳文亦不同略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

原注令狐德棻周書元偉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
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於本紀論又云諸宮制勝
闔城孥戮茹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
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按本注句複字脫多不成語
今據周書改正因此益悟集內篇文注

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

句一無言字按此

格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

覆觀者惑焉

釋

此節舉百藥德棻之浮飾

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

露皎如星漢非靡沮所移

靡沮或作磨沮俱未而輕

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後即累字或作類尤

多如魏書稱登國以鳥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

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